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四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趙位堂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四

餘姚黃宗義編

墓文十六

儒林

近溪羅夫子墓誌

詹世講

先師近溪羅公以天年終於萬曆之十六年戊子  
是時世講方視學南畿也訃聞為位而泣者七日  
亡何厥孫太學生懷義持狀來徵講為誌講於師

實有罔極之恩誼不可無言也師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別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居今所則自唐侍御君第六子近通始厯國初有李文者代父從戎義聲壯里閨李文舉永和魁然以孝友著於家庭永和之二世孫為庭繡則犖犖負奇節大亢厥宗者也庭繡舉丈夫子三其季為前峰公即師之尊人封比部政如師初年官公嫺於文詞馳聲藝苑中籍甚比稿落當年乃去而講理學

嘐嘐然嚙矢東越孺人寤夢赤日入懷生師師襁  
褓時即悟啼聲五年能執孝經甫長雅不好弄羣  
兒以侮狎至油然受之鄉人大奇其不羣弱冠受  
博士籍悟尼聖之學有不專於博士業者遂卓然  
以身任正學癸卯薦鄉書明年捷南官人皆以為  
華師歆如也叔子樂溪怪而問之師曰爾謂一第  
能了我生平耶超一乘即有一乘事業此壯夫終  
身有益棺憂也隨輟廷試歸姑山決筴尼聖面水

澄心凝神易學若無意於仕者人謂甯孺人曰爾子幸一第乃不服官政何輕視若此孺人曰吾兒正不欲輕此一第故爾當是時介紹於西昌結駟於南楚講業於中都轍迹所臨屢溢戶外聞者靡然咸遵厥化師即未拜一官治一職教澤已滿東南矣歷癸丑始就廷試受太湖令太湖巖邑也民強且多盜師至修渤海之政捕從寬益以道化之不踰月而盜平其他政務一本於興教化明禮樂

不為一切俗吏所為三年天官最其績擢比部政  
時大司寇則海鹽鄭公曉也公素慕師比在屬驩  
甚以為得師晚事無大小悉以諮之所明罰伸抑  
者甚夥迨守寧國教化益行郡堂無鞭朴聲日惟  
講學水西志學二處以崇學育才為功課宛陵六  
邑一時有三代風六邑亦聞風歸化未幾以外艱  
歸歸而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師在  
制四方來學者益衆當道聞其賢歷引哀詔促起

復守東昌間行泰山塗遇盜將犯之既聞為師也  
拜而泣曰吾意為某某乃羅父耶稽首而去尋遷  
滇南憲副時莽酋犯三宣急且逼州境師遣馳諭  
六條涕泣化之莽亦涕泣請降更為開水利塹城  
濠省徭役大布朝廷德化暇則召同志講學如永  
昌諸處信從尤衆無何轉藩參贊捧入京禮成偕  
同志大會廣會諸刹諸大老咸傾蓋焉時江陵柄  
國喜操切惡談學諷附勢者言之已又召諸從游



修撰沈君編修曾君輩切責之師喟然曰時事若此道復  
奚望其䟽乞骸骨浩然歸矣師之歸薦紳談者憾柄國  
併唾言者欲甘心之師掀髯而笑曰記云君子隱而顯  
且一世與萬世孰多乎吾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  
子可裁者復與諸弟子聯轍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城  
往來閩廣間益張皇此學今上戊子秋偶疾知將辭賓矣  
乃起綉衣冠謝皇天后土召諸弟子諸孫授會語八卷更  
手書大哉洋洋之章丁寧王史命各舉解相酬以別諸

弟子泣留留一日復正襟危坐拱手而逝噫吾師仕則以其學敷之政不仕則以其政敷之教歷七十餘年無日不在斯道至死而後已其任重道遠若此孰非本諸道而措之躬行者哉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所以立命即人之所以為性此性命之理洋洋優優隨境皆是然而其宰也未嘗不運至虛而至實其運也未嘗不宰至實而至虛故放之則忘忘則淪於無執之則助助則滯於有勿忘勿助乃見真詮師研究有年透悟獨到常語

人曰鳶飛魚躍無非天機聲歌笑舞無非道妙發育峻  
極眼前都是其超然灑然見之襟懷雍然穆然見之家  
庭油然熙然見之處人接物講嘗以學請正曰學貴靜  
乎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宜何  
着乎曰心兮本虛致虛要矣何着講以寂為疑曰性中  
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為得力乎曰知得得  
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  
心而吾身實在道中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

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講每見師居常無日不親師友無念不通人心自志學之初以至今終之日孳孳矻矻惟成就後學是急蓋師之心仁心也師之心體仁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師其有之雖其或時談玄類禪不知有出世之心乃可經世或時笑號類放不知其手舞足蹈皆為自得或應接吾人不無分別則簡文溫理之道原自不混嗟嗟吾師之心豈尋常世俗之見所能測哉

靜菴蕭先生墓表

薛應旂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穎異  
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厭棄之從  
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不務口  
耳在諸生中甚為提學副使趙公寬所賞識弘治甲子  
楊文恪公廉為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大驚謂學有  
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實先生  
所不屑也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

為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作  
都督江彬夤緣投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寧孤忠  
為國力剪強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聲  
容者比奉命巡山海諸關值邊備久弛將官怠縱先生  
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材木多為覆塹敵  
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  
以下遞相掎剋先生上疏言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  
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掎剋兵民疾苦之狀留

中不報總兵戴欽鎮守王忻圖中傷之用事者曰蕭御  
史無隙乃止嘗疾馳黃花鎮啟視倉糧苴磔居半且侵  
尅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璫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  
二倅折簡為請先生併逮倅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  
先是權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為紀驗先生  
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論於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  
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出戰彼此獲功豈能二三  
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盡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

叙著機宜方畧緩急有差按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  
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為覆奏先生亦初  
無意於論功復命巡按雲南值左脛為邊風所中疾作  
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史乃膺  
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為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  
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降色溫言懇懇  
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不率教者縱其文入  
格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



賢否生民之利病徃昔之忠賢山林之遺逸靡不悉心  
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  
而與人為善之誠惻然可掬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  
之謠陳謂先提學陳恭愍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副使  
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潁有大臣在大閣以  
故怨搆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  
不為處乃復為其子弟甥壻請托又弗許由是憾甚嗾  
言事者劾先生連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

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臨賴意乃量移先生於湖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左調值臨賴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為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為怨者所構先生不辯唯疏求解職竟復論改調尋丁太孺人憂年且五十而哀慕不已蓋寢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家距生成化庚子某月日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

弟扶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我一見天日耳子泣請  
遺命曰為好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字子離紹興  
山陰縣人學者稱為靜菴先生父諱昱任山東高密縣  
知縣以先生貴贈監察御史母茅氏封孺人娶周氏封  
亦如之子男二曰勉曰飭皆有文行為國子生女一適  
錢塘縣學生田肯播孫男三承芳縣學生餘皆讀書習  
禮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錄詩錄教錄杜詩註若干卷六  
經方次第有說創草未就先生瓌傑廓落廉靖方介終

身未嘗畜媵侍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所自得者如此故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不為公卿而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真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斯世有如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里第拜遺像而尋宿草之墓焉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為南考功時西磐張公為尚書檢察庶寮唏噓嗟

嘆者久之曰士失養於學校而顧稽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雖魏子才之為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於人者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為而唯翰林學士不可以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為而唯提學不可以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先生三十餘年猶若畏先生而不敢為不善者此其為益豈小補哉

余因表先生之墓而特書其大者

憲副畏齋薛公墓表

薛應旂

吾常至古延陵郡吳公子札所封札以禮樂見推於上  
國迨卒塋申浦吾夫子表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  
之墓蓋謂其達於理學也自是之後兩楹夢奠禮壞樂  
崩漢董仲舒隋王仲淹唐韓退之傳孔門之餘緒斯道  
賴以不墜然皆西北之產而東南則眇乎其未之有聞  
也至宋政和間楊中立承伊洛之傳僑居於常於是常

之屬邑武進則有鄒志完父子周伯忱兄弟無錫則有  
尤延之師弟宜興則有唐彥思皆知以道為學而實為  
東南之倡矣未幾學禁旋作宗祚遂衰迨我洪武崇尚  
理學迄今二百年間吾常謝處士子蘭邵宗伯國賢徐  
司徒用中毛給事式之唐中丞應德皆以理學聞於時  
江陰人文雖盛其以理學聞者則尚未之有也畏齋薛  
公應登者其殆褻然而崛起者乎公諱甲字應登畏齋  
其別號也常之江陰人父浮休先生諱章憲以文學名

娶張氏生公公生而穎敏有異質年二十五中嘉靖壬午應天鄉試己丑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遂以言忤當路謫湖廣布政司照磨壬寅量移浙江寧波通判又三年乙未陞保定同知明年丙申陞四川按察僉事整飭叙瀘兵備又四年庚子陞江西南贛兵備副使在贛五年致仕歷任政績皆種種可述具在公年譜中而公平生所自為者則不屑屑於是也公自弱冠時即謂文人之文於身心無益遂潛心晦菴之學迨入仕後得陽



明傳習錄讀之遂遵其教而以象山為宗曰解縛者陽  
明先生也不然桎梏死矣時四方從事陽明之學者所  
在羣起公皆歛衽下問按公年譜在京師則會於白塔  
寺在江西則會於青原山居鄒則約諸友為名山之游  
往往會於僧舍雖在會者其人未必盡誠而公之探討  
服行務求良知之究竟知行合一之本原則皆真心實  
意以冀其必得所歸而畧無徇外為人之私故年逾邁  
而志愈勵汲汲焉未嘗少懈所謂朝聞夕死斃而後已

者公實其人焉歲辛未公年且七十有四矣特顧余山中余迎之竹樹間值雨過石滑公累步艱行余進而扶之公即笑而言曰陳瓘生長東南不識伯淳猶可委也吾為魯人不識東家可笑也哉吾是以來余問云何公謂近見君考亭錄謂晦菴之言孔子教人之法象山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不覺恍然而悟前人數百年之爭辯吾輩數十年之講求誠費辭矣不然良知之言又一桎梏也吾敢不以筋力為禮而不至君一拜耶余謝不敢

當而心服公之真切為道蓋誠不在於附和趨時聲音  
笑貌間也余方將從公以永餘年詎謂不逾年而公遂  
易簀矣余既為文哭公而公之子逢等乃衰經詣余稽  
顙請表公墓余謂公之蒞官行政不表可知而江陰之  
以道為學則實自公始惟其道之是否而不惟其人之  
從違惟其言之當否而不惟其人之顯晦亦唯公為能  
之也謂公為豪傑之資聖賢之學亦何過哉是故表而  
出之俾過公之墓下者得以覽觀而興起也公生於弘

治戊午十月二十四日卒於隆慶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享年七十五娶華氏子男四長某次某縣學生次某思  
貢生早卒次某太學生女幾孫男女幾具在誌狀中所  
著有易象大旨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錄藝文類稿行於  
世

明太常卿贈正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右侍郎恭簡

魏公墓碑

徐中行

公名校字子才少英穎絕倫讀書四行俱下弘治甲子

魁應天鄉試乙丑第進士正德改元授南京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訊讞必齋居夏日滌溷穢於疾病者飲食  
之臨刑素服事畢不御酒肉與諸郎異時奄豎劉瑾弟  
瑯守備留都張甚諸郎願有謁公不往其將擴掖某富  
人死公不避嫌翫法瑯卒莫能絀日集諸郎講德與鄱  
陽俞子積信州夏淳夫武城王純甫尤切劘烝烝如也  
九年改職方時嬖倖擁兵大內藩宗將告變乃移病歸  
星溪學士大夫多造廬請益薦者無虛歲間承召不起

藩王變定武宗崩世宗立諸嬖倖誅乃起家為副使督  
廣東學政遵功令頒化條毀淫祠創社學專祀宗儒及  
名吏鄉先生卓犖者且示民息訟弭盜一以敦本為務  
士知鄉往者命禮遣而躬導之其有道術者不憚與之  
友踰年謠俗一變而奔封主事喪歸盡禮服闋補江西  
兵備力辭弗允改督河南學政大較如廣東而矩矱稍  
廓行冠禮正名稱毀浮屠像專祠羲皇於畫卦臺以蔡  
仲始封國依太公祭典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於

春秋者配信陽宰端木公賜蔡人曹公卹漆雕公開秦  
公冉為之立經祠又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為世博  
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甫三月轉大理少卿  
冢宰桂文襄公推轂之也凡封事質正多為之削草明  
年轉國子祭酒例謁相國踧踖偶坐公上坐自如相國  
蓋嫌之及充經筵相國滋不悅故事講章先裁於相國  
不贊一詞而愈益嫌俄改太常假少卿已陞卿提學四  
夷館時上議禮進郊社論二篇明年致政歸養太安人

張氏甚謹撫兄諸子而教之篤其先本姓李居長洲莊  
渠城自莊渠始祖三傳曰琳鞠於姨夫崑山魏家而蒙  
其姓琳生鍾鍾生公珪雅意復姓因其先有迷所出  
而與李氏婚迨公疏復不得復為憾言必稱莊渠人多  
稱為莊渠先生乃為李氏統宗族屬譜祭則合族以申  
其義而於無告者有賑其孝友若此薦者無虛歲雖冢  
宰聞問不答舉主費文憲公再入相期吳門不赴卒乃  
候其喪而修正大抵然也嘉靖癸卯卒距成化癸卯生



享年六十有一訃聞贈官賜諡及祭塋於某山子紀天  
季子殤配淑人王氏奉公遺命以兄子續子恒嗣紀恒  
殤郡守命續嗣公續舉於鄉矣鉞公太學解六書解遺  
文若干行世命立經祠於學宮左春秋有司奉嘗焉徐  
中行曰余聞莊簡公引當代名公十六人為公誄詳哉  
其知之也世君子或能之兩者無當於大誼乃君子弗  
能焉豈非苟然者耶自浮屠入中國少林達磨面壁九  
年傳其影也入石慧能受其衣鉢於曹溪世咸惑以為

神公督學南粵既毀其鉢督學中州復斲其影匪直曉  
曉實躬任之矣故其學引繩墨必軌於正義病邇來歎  
言者比於晉之清談則其所就豈苟然蓋可俟之不惑  
者矣銘曰

浮屠而熾公也伊何既毀慧能爰斲達磨乃識其大雅  
行孔多疇不是式有爵其何

廣西布政司左參議古林沈君墓表

萬士和

沈君諱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也君為人外貌樂易

而性實剛方志存一體然不務阿世見一善事鼓勇直  
前不為不止聞一善人負笈千里不見不已所交皆當  
世名士故海內嚮道者莫不知有古林君其鄉有貢受  
軒先生者受學於歐陽南野氏君師受軒因同至南都  
叅南野有得於致知之說已而得見王龍溪錢緒山二  
公悟證益明然君每崇實踐不落言詮此君學問之終  
始也君年幾弱冠其考桑園公督之業農君白其母固  
請就學旋入郡庠中丁酉鄉試甲辰落第就選授行唐

令以才調獲鹿戊申擢監察御史清戎福建癸丑陞湖  
廣江防僉事丁巳陞廣西左叅議致仕隆慶辛未年即  
世此君歷履之終始也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賑饑  
荒復流徙教紡績節厨傳一切保甲倉儲團練之法無  
不舉行此君之治邑於行唐獲鹿者也獨持法紀風采  
凜然均編役黜貪墨興正學別賢否至於搜獲積盜摧  
蕩九龍灣巢窟此君之才著於御史監司者也君當為  
令時保全撫字惟恐失所治尚寬仁其為御史監司鋤

姦過惡惟恐不盡治尚威嚴蓋牧民之體執法之職既不相同而北土瘠薄易於離散利用招徠江防巢穴易於哨聚利用菟獮因時制宜同歸於治而已豈有心於其間哉君自歸田後講學一念老而彌篤時郡守羅公立開元之會諸生環座者數十百人耿楚侗督學臨校深為嘆賞檄聘君與梅宛溪叅議主其席諸生因而善良者甚衆宣城風俗至今知學者君為之倡也君性孝悌事父母及喪塋咸竭其力復喜施予自未遇時鬻衣

罷易粟以賑貧乏及致仕歸悉以俸餘為伯仲買田宅  
創建祠堂聚族子弟教於其中此雖非君難事亦足以  
稱於宗族鄉黨矣疾革時人來問疾者輒與論學亶亶  
不倦或問君胸次云何君答曰已無物矣時次子懋學  
方上春官乃顧長子懋敬及諸孫囑以善自勉不及他  
語遂瞑君之卒也貢受軒作狀即其師也梅宛溪作傳  
即其友也二君平生知己故其事核其辭達余樸直無  
文惡足以發而懋學來留都乞余作表余忝年家素辱

交契聊綴數語特其大者焉耳若其行事則誌傳悉之  
不敢增一詞懼失實也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訥谿周公墓表

萬士

和

明興士大夫之學謹規矩守格套以為道在是矣而或  
滯於事為形器之末有陽明先生者出一剖其藩籬倡  
良知以詔天下世之從事其說者欣然足矣而或墮  
於空虛無着之歸自是兩家角立同異紛然彼曰汝拘

此曰汝放如方圓之齟齬也然陽明之學特謂知行之  
無二耳專事空談而無復踐履則未流失之矣有能不  
滯於事為形器不墮於空虛無着祛一偏之弊以坐臻  
乎道德之實則豪傑其人哉若余所見訥谿周公是已  
公之學以大同為旨以誠一為功以為乾坤與人號曰  
三才同也由我而之人人我同也由人而之物洪纖靈  
蠢一切天地間無弗同者其有弗同者不誠故也誠則  
一惡得不同不誠則二惡得同苟能致其誠一以歸於



同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而位育之功成矣公蓋嘗以是語余而余竊之以自潤者也公名怡字順之號都峯改訥谿寧國之太平人少果敢有氣節常以溝壑不忘自勵在邑庠大為督學章介菴公鑒賞文譽鬱然一日見傳習錄曰此聖學也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鄒東廓先生倡道南都徒步往從之聽其言論喜曰不然枉此生矣甲午中鄉選遊南雍時山陰王龍溪在職方公復師事之一時交友皆海內名士非其人則不妄交大司成

倫公深加器重戊戌登第授順德府推官大書臯陶祥  
刑以自矢以明恕為本而以公正折之高明不畏焚獨  
必伸民大悅服鄰郡爭求質成監司交薦天子聞其治  
狀徵拜吏科給事中屢劾羣臣不職最後將論柄臣告  
其母劉太恭人太恭人慰勉之因南還癸卯夏公遂抗  
論大臣不和狀幾數千言其所指不和者相鑾嵩冢宰  
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也而其意則專  
責相嵩且曰嵩威靈氣焰凌偪百司中外之臣不畏陛

下而惟知畏嵩言甚剴切嵩多結中黨為援肅皇帝震怒摘其疏中日事禱祀語謂為訕謗廷撻之送鎮撫司監公創甚先是楊御史爵劉員外郎魁亦以言事繫獄二人者曲為調治得不死公囚禁踰二年艱苦備至卒莫敢有救解者乙巳秋上信箕仙言釋三公上欲為箕仙築壇熊太宰上言箕仙妖妄上怒熊太宰罷為民因復逮繫三公公再就繫又三年丁未冬上修醮事三殿灾上大悟手勅釋爵等時漏下三鼓矣公旦日謝恩就

道嗚呼箕仙非正也其釋三公人方幸其天啟熊太宰  
之言正也而竟不虞三公之復逮然使三公之釋不出  
於箕仙而出於聖衷尤可尚已公歸值劉太恭人病篤  
家人驚喜太恭人曰此朝廷再生洪恩也汝不可以忘  
報公復得侍湯藥十三日視含視殮以終大事吁嗟其  
孝心所感哉公為人守直不阿方在枕塊時有巡按御  
史投刺欲見公曰某公之來不弔我我不可以喪禮見  
客候之良久卒不出公家居久之穆宗登極召用未幾

陞太常寺少卿上疏言五事觸中貴人忤旨調山東僉  
事陞南監司業二任雖不久然盡心職業講學益勤聲  
望逾重己巳夏復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既上道疾作  
不克赴任以十月十七日卒於家卒之前一日猶置酒  
饌命子弟歌詩和之遺命戒其子身後勿求入鄉賢祠  
又貽其弟遂安令恪書勉以供職精神意氣如常不少  
亂公平時萬物一體之學最為得力於事無所厭於人  
無所不容其待公卿大夫與樵夫牧豎只此一心一言

既出則終不改易人之接之者就之如春風信之如元龜不覺其心醉而神融也嘗念楊劉二公同在患難而二公出獄已先朝露乃往泰和弔劉公往富平弔楊公因遍歷名山川及諸名公懇求印證充然其有得也其於賢人善士中心好之效法之如不及若唐荆川羅念菴二先生則尤其所嘆服者邈公之始終未嘗不講學而不脫畧於片言細行之微未嘗不力行而直通徹於高明光大之表其以忠諫顯名於世偶任一職不得不

然非公之志也乃公之心則欲君臣一德天下同風世  
有良臣而無忠臣太和元氣盎然在宇宙間而已噫嘻  
此為得公之心否也公弟恪子可貴以余素交厚於公  
乞表其墓余為著其大畧以示世之學者使知有正學  
不偏如公者則紛紛爭辯庶幾其有瘳乎於是乎表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襄

雙江聶公行狀

宋儀望

嘉靖癸亥冬十一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雙江先生聶

公卒於東臯私第從子儀部郎中靜經理其喪殮甚厚尋以訃至都下於是嗣子錦衣千戶龍上疏言臣父某幸得備位樞府叨階一品前後蒙皇上恩賚甚渥茲不幸至大故乞比照往例給與卹典以假寵於先臣以昭皇上推念臣下至意臣不勝幸甚明年三月儀部君乃奉公柩淺殯於邑東五都之仙女塘以俟啟土卒事既又泣謂儀望曰子從先公最久願為狀其行將請銘於當時鉅公以垂託不朽予既不得辭謹按聶氏在晉時



諱達義為新淦尹因家邑之拏埠其後由拏埠徙永豐  
磊源遂為吉之永豐人至宋恭甫始徙邑之下市元末  
諱達和又自下市徙雙溪在永豐三徙而氏族益繁衍  
高祖諱敏瑞國初以督運客死其妻楊氏守節自誓長  
育二孤曾祖澹樂公諱汝璉祖巽菴公諱日聰考水雲  
公諱玉治水雲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華亭縣知縣妣  
鄒氏封孺人水雲公生二子長即五嶽公諱洪後以子  
儀部考丹徒績封如其官次即先生諱豹字文蔚以成

化丁未正月十三日生於雙溪里時室中忽有異光巽  
菴公心獨異之遂命今名曰兒苟立必大吾門此名所  
以志也年十歲即穎敏不羣十六督學無錫二泉邵公  
取為弟子員一見大奇之又明年甲子娶夫人宋氏是  
時父水雲公家事日落莫至為先生師友費即傾貲鬻  
產不少顧惜鄒夫人以為憂公笑不答先生學既成每  
竊嘆曰予苟不第何以報二親劬勞語已輒泣下一時  
同學見之多所感激是時陳公唐甫延先生訓其子陳

故富家先生令其折節讀書卒由胄監官至州守正德  
丙子先生年三十以易經中江西鄉試明年丁丑登進  
士是冬以例給假歸省既歸即杜門却掃慨然以古人  
自期庚辰春就選吏部授直隸華亭縣知縣華亭在東  
南為鉅邑官是地者往往易為染汙先生至則首禁吏  
胥草積年民皂嚴防衙宇不得與外一時夙弊頓清久  
之名遂大著華亭錢糧舊額八十餘萬自正德庚辰以  
前未完折色多遇蠲免經收人役往往乘機侵騙莫可

蹤跡先生廉得其事乃收各役問狀具悉遂盡寘於法  
追還官銀一萬六千兩有奇米五千六百餘石其餘長  
多收秤頭銀至二千六百兩悉為追奪隨申補積年拋  
荒逋欠併備賑濟上下稱快有富民許震私置金醬瓶  
中糞以啖先生先生隨置之法一時豪猾斂避境內大  
治邑之水利在西鄉者低下水宜洩鄉以東稍高仰宜  
蓄水溉田先生訪求利害延禮知水利者撰次圖說乃  
悉力疏濬修築通計濬過塘港三萬丈有奇築過堤岸

減十之六又創總會冊以稽賦額造歸圩冊以驗實在  
併查出餘田一項七十餘畝以補坍荒百姓至今賴之  
每聽訟日旁午焚集一鞠輒得其情法有難更雖勢豪  
不得干請情有可矜即嫌疑必為伸雪每歲審編徭差  
悉躬自查對吏胥歛手備行文書而已其修理文廟建  
名宦鄉賢祠皆捐俸倡義不以苟簡將事在縣三年積  
穀至一十九萬餘石復業人戶至三千二百二十三戶  
撫按以章薦先生者凡七八人先生才既高治縣多暇

惓惓以興起學校作養人才為事今師相徐公在諸生  
中方弱冠先生試其文大竒之曰此宰相器也時同被  
賞識如徐君南金張君承憲楊君世賢子亨數十人俱  
收置門下於是郡諸生楊君沛夏君允中王君教等又  
數十人亦願執經又考取儒士二百餘人拔其優者如  
包君節孝兄弟何君良俊良傳王君球吳君培等十數  
人皆朝夕受學先生親為講說動以古人道德可師者  
風勵之明年提督御史蕭君鳴鳳至校士其所賞鑒皆

出先生門下蕭君笑曰雲間素稱文藪君一網盡矣是秋諸君薦南畿鄉試多在高等明年少師公以進士及第入翰林為編修前後以科第起家躋膺仕九十餘人其餘亦各以文章氣節表見於時癸未冬乃以任滿給由赴部時宰有欲用先生為吏部屬至遣人留之先生力辭復任乙酉始召入為福建道監察御史方試職時即上疏論司禮太監張佐違詔收補內監工匠又劾兵部尚書金公獻民侍郎鄭公岳受邊將金為東廠所獲

以賄得不發覺二公尋罷去既又論禮部尚書席公為弟乞留翰林入臺數月疏凡三上皆人所畏忌不敢言於是直聲振於時是年以華亭績如例貤封其親夫人宋氏同封孺人尋差往應天等處稽察馬政明年春按應天乃上疏條陳馬政積弊大要欲將江南拋荒田畝逃亡丁口從實稽查免其俵養將原額種馬變價入官候其復業成熟別議召買常年額解馬價仍令實在人戶包賠各處草場無分養馬與否核其荒熟肥瘠量為



起科計畝均納照舊收貯州縣各准該年折色馬價云  
云其考核羣吏激揚諸司尤所留意是歲乃往謁陽明  
王公於越相與講良知之學先生於是銳然以聖人為  
必可至其後以書問學於王公公深嘆先生任道之勇  
乃為書復之丁亥復命未幾遂差巡按福建戊子春入  
閩至則振紀綱察吏治抑豪右懲姦慝一時貪墨吏多  
望風解印綬去鎮守太監趙誠橫暴難制先生移文按  
察司查其冒費驛遞趙誠懼尋又奏草市舶而以少監

司章代為鎮守暴橫頓息漳州詹知府龍溪黎知縣貪  
聲久著先生下車即首劾之建寧守陳能已遷去其賊  
私狼籍特甚先生因追論之陳譎詐善賄尋以疏自辨  
執政欲反中先生乃復上疏論之陳竟罷去閩人快之  
每有訪拿其諸惡跡即妻子且不知者先生動廉得之  
一時克黨咸自首受罪郡邑吏稍有過舉先生即發覺  
之其所注措如神設鬼施不可端倪巨寇鄭新盤據漳  
泉官兵勦之數年弗克先生以計擒之地方始安既又

應詔陳言四事大要謂今提督官宜做成周造士遺意分德行經義二齋以端士習其次清寺田以備賑卹覈官籍以均徭役考官餘以勵風節其言皆根極治本深切時宜而事多阻格識者避之是春復以書徃陽明論學疊疊數千言公復書具悉所云既又建養正書院射圃亭於會城羣八閩秀士教之重刻傳習錄道一編二業合一論大學古本以訓迪諸生先生在閩持法嚴正風裁凜然以起名當時然亦以此取忌於人明年已

丑以期滿候代建寧遂上疏養病所著有巡閩稿尋得  
報陞寧波府知府遂兩疏乞休不允會改知蘇州府明  
年庚寅先生往守蘇州至則首興學校正風俗問民疾  
苦禁革賭博裁抑豪猾吳人舊以豪縱自喜初不甚便  
其後乃帖然安之蘇為東南首郡舊稱難治先生處之  
裕如日羣諸文士於學道書院相與切磋如今太宰嚴  
公訥祭酒瞿公景淳大中丞王公忬章公煥給事中顧  
君存仁儀部陸君師道皆先生所取名士郡治前繪二

十四孝事實於壁以風百姓民有兄弟訟者先生令往觀之已訟如初先生曰是頑民不可化者乃重羞辱之卒感泣悔罪蘇有巨寇王子家者坐官舫糾克徒會於平望射瀆間已携妻子匿泖中先生乃置人於漁舟偵之不旬日即擒置於罪太倉州巨盜龔淵龔錦為患海上先生密遣人獲其弟錦而淵遂逃匿已乃縱錦吳人譁然未幾淵兄弟果私往來其家先生遂併擒之人乃屈服民有婦訟子不孝先生故責其子婦不色動先生

疑其有私遣人伺之果有與婦姦者掖婦以行隸人執至訊之遂服至於經理驛遞分撥夫役各有成法一時稱便郡歲織造多扣羨餘以備支費先生悉嚴革之辛卯十月治裝入覲會考君訃至次日即就道倉庫囚獄扃鑰不改其所治裝具即付代行者蘇人至今稱之旣宅憂凡所治葬祭俱遵古禮稍暇即受徒講學於是邑之人士咸執業門下服既闋上疏乞致仕甲午六月尋丁鄒夫人憂自是杜門不出前後凡十餘年庚子辛丑

歲南北科道游震得邢如默等會薦先生是時北兵連  
歲犯山西乃起知平陽府於家會伯兄丹徒公喪先生  
不欲往時從子給事中以言事落職奔訃抵家乃趣先  
生行以其冬十一月如平陽先是北兵謀言欲侵平陽先  
生至府庫空虛募兵築隘一無所備乃謀於僚友士大  
夫請之撫按行各州縣脩羊酒於富民量為勸借以舒  
目前於是臨汾等三十七州縣民人郝尚能等共輸銀  
貳萬貳千餘兩蒲州儀賓蘇仁因繼室悍妬乃誣仁姦

義男妻播言仁且持數千金賄當路冀脫罪久之仁遂  
成獄後仁累告願濟軍餉贖罪先生廉得其事乃白巡  
院許之令納銀五千兩於是大修關隘塹山堙谷列墉  
崇陟郭家溝冷泉靈石等處屹然天險矣又募義勇張  
鸞等五千二百人河南礦徒八百人皆厚其供給衣甲  
器械使樂為己用已而兵果入雁門徑趣平陽犯郭家  
溝關兵李芳等開關延敵殪其二人乃咋舌失計遂  
退營介休境上先生又為三邊總督書與總兵雲冒牌



謂大兵不日且援山西令善射者直冒敵營戒令見敵  
即將牌面書騎俱棄去佯走敵覘知平陽有備又得所  
為書牌遂大驚棄營遠去時郡城方告饑乃設粥於近  
城寺中民就食者日以數千計又增浚城濠築南關外  
城以工役獲全活者又數千人啟土之夕得石枕一鞭  
一鑑一欵文云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時以為應在  
先生同知許樾有記迄平陽功成巡按御史童君漢臣  
特薦之給事中劉繪又薦為邊方都御史會今上有平

陽何狀之問輔臣介谿嚴公亦疏薦堪任巡撫於是上益知先生可大用矣先生當寇警旁午日親戎事猶時與今方伯亢思謙企舉人陳嘉言嘉謨阮思瞻侯劼古劉光啟秦健與各州縣生儒崔汝孝等數十人朝夕講學不輟修平陽古今人物題名記冀以勗勵諸生是年冬作大學古本臆說明年癸卯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兵備潼關先生遂疏乞休拂衣南歸所著有知晉稿先是僉事許勉仁遷自同知與先生舊僚又拜門下旣為親

臨復執禮如初先生初不忌之平陽功成時論皆歸先生許不能平乃以勸借及處蘇仁事騰謗於都下會冢宰許公入其言遂附成其事於是科道交章拾遺奉旨着山西撫按官從公查勘先生遂堅卧不出一意受徒講學其後撫按官查其支銷冊籍無絲髮滲漏徃反三四年至丁未歲巡按侯御史始題覆前事部議且將用先生矣會執政夏公入謗者言擬旨逮先生錦衣獄旣被拷無所驗明年九月又奉欽依行巡按御史覆勘是

時尚書西磐張公在留都大言於衆願以百口保某無他未幾夏公亦被罪下獄相對赧然乃知其禍起於浮議先生畧不為動所著有被逮稿困辨錄幽居答述等稿既巡按御史黃君洪毘勘至於是謗事悉明白矣尋得旨落職南歸時已酉春正月也明年庚戌北兵卒至都下皇上震怒乃降勅切責諸臣不任事者遂用少師徐公薦特召先生為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軍務既得報即慷慨就道至九江已報轉兵部右侍以十

二月抵任先生自以罪廢驟起思有以厚報上恩明年  
辛亥奉命巡視九門乃條陳六事多見採納九月轉本  
部左侍又奉命清理軍實復條六事上之尋又得旨協  
理京營戎政是時咸寧侯仇鸞實總營務多所變更先  
生乃條列四事大要謂京營之兵核該一十三萬宜遵  
欽定營制五軍營精選兵二萬二千神樞神機營各九  
千共四萬人仍各分撥總督四遊擊及三佐擊統理操  
練以備征戰每歲器械操糧犒賞等費查於各省班軍

免其半赴營就令領班官解納應得行糧併戶部每年應給班軍糧賞足補前項支費凡諸操練務循軍法而軍中不得藉口役占橫生異議其畧如此是時逆鸞怙寵驕橫知先生疏多為已發已心銜之會又謀撤宣大防禦假以入援為名人情洶洶叵測先生方攝部事乃歷陳四慮大要謂宜以宣大之兵付還二鎮二鎮安則京師安鸞切恨不已又明年癸丑會本兵缺該部擬進未定尋奉諭閣臣云某可正卿如何遂以正月二十七

日陞本部尚書先生力辭不允既正本兵即修舉廢墜  
嚴禁請託痛革夙弊參論債帥動據法例一時聲望赫  
然至於修築邊牆增補關隘選調將士預處糧餉分屯  
重兵以控扼要害等事皆悉心為之兵科右給事中朱  
伯辰通政司趙文華先後建言宜築外城以護京師先  
生力請於上允之尋改議止築南關先生與諸共事大  
臣協力經營是時宣薊邊備廢弛乃題差本部左侍郎  
楊公博前往經畧既因楊公前後建議悉為題覆先生

添設昌平平易通都御史三員原無所轄事權既輕動多  
牽制其二州已革去而昌平如故先生仍條議裁革每  
年防秋即令順天巡撫駐劄昌平以護陵寢其原設副  
總兵如楊公所議仍舊添置衆議稱善是年十月北兵犯  
紫荆關浮圖峪甚急先生先期督發入衛朱鳳等所領  
邊兵前往截殺遂至大捷各鎮共斬首四百餘級奉  
旨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時撫按叅論各鎮  
功罪不同先生上疏畧云今日禦敵要以血戰為先血



戰之功要以保固京師為重故功重於罪者當從其功  
罪重於功者當從其罪人以為救時確論明年甲寅四  
月重城功完奉旨加太子少傅仍廕一子入監讀書時  
修邊功費甚鉅又年例犒賞戶部不得以時給發先生  
乃條陳二部事體大要以共濟時艱為言朝議是之十  
月北兵犯薊州攻牆六日夜不能入奉旨加太子太保先  
生洵受上恩益思報塞朝夕勞瘁或經旬月不家視宣  
大錢糧缺乏軍士告饑先生上疏言邊弊因叅論前督

撫諸臣因循玩愒不肯用心撫綏上怒遂逮二臣於獄  
尋遣戶部侍郎陳公儒往賑卹之其在江南倭寇竊發  
閩浙蘇常連歲被害又湖廣川貴苗民弗靖先生乃博  
採諸臣建白叅酌題覆以南京兵部尚書張公經總督  
浙直等處軍務附近各省兵馬悉許調用賀給事中涇  
孫御史慎建言宜添設總兵一員駐劄鎮江先生謂鎮  
江偏在一隅宜設於金山衛俾沿海一帶俱屬防禦又  
因徐御史棧建議乃添把總四員於南匯吳淞江劉家

河鎮江等處即以附近衛所屬之而分布汛地令其自為戰守至今四府海口屹為重鎮都御史鄭公曉議於鹽城東海各設把總一員仍以所屬地隸之先生從之其處置苗情則聽張公岳議移軍門開府沅州凡湖湘川貴附近司道府衛土官司悉聽轄之又以蘄黃為全楚咽喉德安為陵寢門戶所屬州縣與江西河南接壤深山窮谷盜賊淵藪乃因督撫諸臣議比照鄖襄事體添設守備一員駐劄二府交界以防不虞先生在本兵

年餘南北交警羽檄日馳凡所題議動當上心明年乙卯先生年六十九會工部侍郎趙文華遙授禮部侍郎朱隆禧議欲遣官視師祭海神差田賦開市舶等事先生堅執不便且言視師非股肱重臣不可我朝閣臣多在左右不外出且東南民困已極士夫豪右動多橫議若以此時差田賦徒滋勞費必無成功如開市舶則倭奴變詐不常如大同馬市反為外國所愚疏上遂忤旨降俸二級久之乃以年至多疾乞罷前職尋奉旨得致

其事以去先期從子儀部亦以呈誤落職遂侍先生南  
歸乃建賜老堂於東臯之上日與故人門生子弟談述  
古昔講究學術詠歌太平而已明年先生壽七十儀部  
君與其諸子開宴東臯為壽旬日乃罷先生前後家居  
三十餘年惓惓以表率鄉里汲引後進為事自五世祖  
以下皆為改封瑩域屬從子儀部纂家牒為譜戒以聯  
屬族人族之子弟有可進者皆獎拔之凡邑有利弊力  
為訪求歲壬辰邑令金君清舉行丈量編補里甲禁草

坊廂諸所措置皆先生發之既又請於大府屠公大山少府李公本推訪藍田之意設立鄉約以厚風俗其後由尚書歸則請於當道辨減里甲均徭銀一千二百餘兩辛酉廣寇流劫至城下數日乃去則請廣邑城以保居民凡諸親識細氓有以迫切來懇輒為諭解不少倦平居尤喜崇節義厚先輩先正歐陽文忠公既遷於潁支庶散佚墳墓失守先生按潁上訪歐公後得今裔孫雲以歸乃謀於邑令商公買田娶婦更立太師專祠又

請之督學代以一人充弟子員以主祠事一峯羅公倫以忠節冠一時會有詔應議贈謚先生乃為疏以請又躬謁執政其後卒贈官諭德謚文毅狀元學士西墅曾公榮遷葬新淦富民鄒愈二誘其孫鬻之遂藏公骸骨冀以滅跡積數年訟不能決今少師徐公督學江西先生備言之乃案行同知季本少寬鄒之罪卒復學士骨骸復葬本里舊塋僉事高公安清謹人也暴露未葬餘五十年先生謀於署邑事江君得安厝祖塋仍為石誌

其墓按閩時有鄭三娘死於節輒躬自祭奠有道在婦人之歎先生自聞陽明王公之教終其身未嘗一日不與人論學其在同輩如同郡東廓鄒公守益南野歐陽公念菴羅公洪先兩峯獅泉兩劉君文敏邦宗臨川明水陳君九川虔州洛村黃君弘綱餘姚緒山錢君德洪龍溪王君畿皆嘗與之往反辯究雖其論議互有發明而學問脈絡亦不能無少異同儀望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蓋嘗屢聆其說竊窺一二指歸矣先生自丁亥以來



其論致知功夫則以孩提知愛知敬為良知本來面目  
反而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致書陽明南  
野二公蓋極言之其後先生家居每接引同志惓惓以  
躬行孝悌為致良知下手切實功夫戊戌以後先生有  
悟於本體虛寂之旨企守平陽作大學臆說其釋致知  
格物云宰物為知感物為意處物為格心猶鏡知猶鏡  
之明致知猶磨鏡格猶鏡之照妍媸在彼隨物應之故  
曰格如云格於文祖格於上下又曰致知即致中也寂

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格物者致知之功用感而遂通  
後天而奉天時又曰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  
聖人於咸卦言虛言寂是究言感應之理以破萬有之  
障先生自平陽歸與同志論學一以涵養本體虛寂為  
歸是時適與念菴羅公論相契合其後再居京師凡四  
五年其與學者語益發明所得以為必如此而後謂之  
聖學因刻白沙緒言以見意而諸君子則反覆辯論恐  
其分知與物為二不免墮於禪定云云先生亦屢為書

辯之總括羣言各有指據而諸公不復能難也所刻有  
致知議畧良知辯其後因謝子經從門下問學庸首章  
先生發明其旨而其說益詳今所刻有質疑存稿先生  
長身玉立丰度峻整每入朝議事神閒氣定言論簡當  
同輩望之如孤鶴長鳴風神自別平生勇於為義臨利  
害禍福屹然不動徃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更囚服慷  
慨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  
不流涕先生第拱手以別是時東廓念菴諸公皆追送

江許猶相與講學不輟錦衣百戶戴經伯常因執弟子禮從受學在獄與桂州夏公亦時時與說性命真機夏公首肯良久嗟乎此可以觀先生之槩矣平日著述甚富儀部方將哀次彙為全集辛酉之冬忽遘痰疾自此精神恍惚不寧又明年癸亥十一月前疾大作趣召儀部屬以後事初四日未刻遂卒享年七十有七屬續之日家無餘錢至不能具賓客夫人宋氏無子先卒先生未五十時即奉母鄒夫人命過繼同祖姪崑為嗣改名

龍今以廕授錦衣衛前所正千戶其後妾生子窮兒踰  
歲而殤生一女許適羅殿撰公長子先生與殿撰相契  
尤深遂締媾家未幾女五歲而殤在兵部時生子營吉  
已報名廕授千戶甫六歲亦殤先生痛念不置乃為營  
吉立同祖孫耿為後若曰吉雖殤然應名在朝不可使  
其無傳龍娶陳氏繼趙氏耿娶吉水周氏孫二人冬孫  
孝孫皆龍出先生早以宦業顯名當時二親皆康寧無  
恙與伯兄丹徒公友愛尤甚丹徒公止一子即儀部自

幼先生携與出入延師授學冀朝夕勗之成其後儀部  
起進士令丹徒有聲召拜給事中尋以言事左遷久之  
復起官至儀部郎中為郎中時先生在兵侍予以御史  
朝夕同在坐每縱言邊事儀部故熟邊方要害及各將  
官後來成敗先生咨訪至夜分不去及為本兵每警報  
至必召儀部策之前後章疏亦多令草定既而歎曰人  
患多才吾恐汝不能久留也儀部有子五人長棟以先  
生廕入國子監讀書邑里交遊如處士劉君霖僉事湯

君克寬州守陳君唐甫劉君希昭曾君夢祺江夏尹蕭  
君韶天台尹鍾君紐平湖教諭陳君綸皆為莫逆其在  
門人如府丞郭子汝霖憲副陳子慶左給事中鄒子濂  
企子儀望咸在仕籍予從兄龍蕭子浩張子鏜袁子禮  
先後舉於鄉凡諸胄監企校官弟子布衣行誼之士亦  
百餘人皆從先生游而在各邑以企雲間姑蘇八閩三  
晉之間及門之徒不下數百人徃徃多持行誼至大官  
其最著者少師公以輔弼重望為當時所宗企薦先生

同朝猶凜然師事之不少哀海內旣素高此兩公而親見其相處如此於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而益高先生之行誼先生始居雙溪之里號雙江山人其後躬耕白水之陽建凌空閣於巘山有飄然出塵之想遂稱白水老農旣老卜居東臯為終焉旣又號東臯居士然門人故舊仍稱雙江先生志所尊自雙溪始也嗟乎先生已矣教言日遠典刑具在儀望深愧不文不能殫述懿德以章示來世所冀當代文章宗工賜之名筆悉為論次俾



他日國史得並考焉踰五年為隆慶紀元之歲先生贈少保謚貞襄蓋特恩云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追贈禮部侍郎謚文莊東廓

先生行狀

宋儀望

世有大儒曰東廓先生姓鄒氏諱守益字謙之吉之安福人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黃徙永豐八世祖天成因族父瀕從文丞相起兵尋敗於元乃自永豐徙居

安福城岡傳二世而當元季紅巾之亂諱思貞以智勇  
為鄉里所推有保障功入國朝諱克修始居澈源里子  
孫漸以儒術起家曾祖竹坡府君諱仕魯祖毅軒府君  
諱思傑俱隱德弗仕毅軒公以子貴封大理寺左評事  
考即易齋大夫諱賢弘治丙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致  
仕母夫人周氏有賢德封孺人先是易齋公夢先聖孔  
子立於門之石橋母夫人亦夢日墮於懷尋以弘治辛  
亥二月二日生先生於澈源之第稍長即穎敏不羣已

從易齋公游宦留都讀書至忘寢食是時彭公禮巡撫南畿一見大奇之曰是兒出必爭鋒天下易齋公遣從司寇胡南津公璉受學多所問難丁卯先生年十七以春秋中江西鄉試是年娶夫人王氏尋丁母夫人憂少間乃受徒講春秋陽明王公移令廬陵先生慕其名見之極相稱許辛未王公由吏部主事同考會試時主考得先生卷甚喜謂王公曰子素知文善識此為誰者曰此必安福鄒某先生遂冠南宮廷試及第第三人尋授

翰林院編修方是時先生年弱冠丰格夙異同榜中望之如玉暎山立主考內閣野亭劉公深以國器待之時易齋公在漳南得報喜曰吾志有托矣竟致其事去先生生在翰林踰年念易齋大夫不置遂抗疏養病歸四方人士慕先生名咸來受學一日與諸生論及中庸輒慨然曰子思學於曾氏今程朱補大學必先格致中庸乃首言戒懼慎獨而不及格致何也時諸生辨難良久先生終不釋然丙子丁外艱悉力喪奠待庶母弟三人咸

遵易齋公遺言撫愛有加己卯謁陽明王公於虔臺因  
論及格致之學王公乃盡語以致良知之說反覆辨論  
先生翻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子弟禮未幾宸濠反江  
西王公起兵吉安先生聞變星馳軍門王公喜曰君臣  
師生之誼在此一舉企江西功成王公力薦先生先生  
乃疏讓同列先生既受徒山房乃以聞於王公者精思  
力行沛然有得既又探之周程以遯孔顏考之濂洛諸  
書以證六經若同軌合轍無復疑二於是作學說以警

同志今上登極之明年錄用舊臣先生將戒行北上尤  
惓惓作祠堂規立鄉約置義田周鄉族有差作別同志  
說語甚警切明年癸未復謁王公於越中叅訂月餘旣  
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公  
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可謂近之矣  
入京復授館職與經筵修國史進階文林郎於是贈父  
易齋公奉政大夫母進宜人王夫人封孺人會大禮議  
起先生率同館上疏不報明年甲申先生復上疏忤旨

下詔獄是時修撰呂君柟繼疏入下獄先生與呂君曰  
講學不輟有獄裏雙况集尋謫廣德州判官復入會稽  
省王公聞如保赤子之教先生自是蒞官臨民務以誠  
心相感觸作諭俗文以訓父老子弟長吏亦加敬信遂  
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先生自為記從游之士自四方來  
者日衆所著有時習講章學者爭相傳誦感發然先生  
雖由文學起家至判州動能發姦摘伏一時稱為神明  
民有逋其室者值某甲冒爭而訟先生飾為婦試之輒

冒以為妻先生笑曰此僮也庸可冒耶遂屈服陳姓者兄弟皆黠盜逮其弟而兄逸監司詰捕不已會先生攝篆逮者之妻稱枉先生故麾去之密遣人伺之果有私訊者於是逸盜立獲部民有婢竊其藏以逃詰朝婢殪於他所莫可蹤跡先生廉得其人拷訊不服乃授隸方畧捕其幼子至訊之果得藏物富民步氏因繼爭產連年不決先生審其應立者諭之以理尋又處分其餘為祭祀宗族之需其人悅服仍願割其田三百畝助給書



院在廣德三年乃轉為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先生既去廣德父老子弟送至白茆涕泣以別先生以詩慰遣之民乃為立生祠既至南都日與海內同志砥礪於學歲戊子陽明王公征田州班師卒於南安遂率同志為位以哭是歲撰九華山陽明書院記於良知之學大相發明其後甘泉湛公涇野呂公與先生咸聚南都講學之風於是為盛又三年辛卯四月先生給由至真州痔作遂上疏乞養病由吳中就醫與魏莊渠諸公力論知

行合一之旨既趨會稽哭陽明公與同志大會於天真  
書院是冬進階奉政大夫封王夫人宜人先生既南歸  
家事悉置度外日與門生故人商確問學如饑如渴每  
歲會同志於青原白鷺之間又數入吉水永豐泰和萬  
安永新樂安崇仁臨川南昌既又徧歷名山從遊之士  
自大江南北楚廣閩越之間去來恒數百十人海內交  
遊以書問學者日不暇給丙申歲松溪程公文德量移  
安福先生喜曰昔人謂移風易俗莫善於學具在此乎

乃相與行鄉約併里役省糧長朔望聚諸生論學於明  
倫堂已乃建復古書院先生為記十七年戊戌累用薦  
者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道南浦時今師相徐公督學  
江西乃約藩臬諸公率諸生肅先生聚講於貢院先生  
發明性善之旨痛快明白一時聞者莫不躍然省悟明  
年由考功改司經局洗馬時同以召入者如渭厓霍公  
少湖徐公念菴羅公荆川唐公浚谷趙公等皆負一時  
重望會先生與霍公同繪聖功圖及疏以獻上初下禮

部叅勘既念納忠免罪尋題充經筵講官庚子先生年  
五十應詔議薛文清公從祀評品精當見者歎服不已  
夏陞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同志集京  
師者咸不樂先生遠去先生作醫說以別六月履任會  
途次酷暑王夫人病渴不起時季子善侍側二子義美  
尋自計所奔至乃命美扶柩歸十二月陞南京國子監  
祭酒今相國南渠李公為司業先生相與興教化申明  
約束端嚴士氣一時士習丕然為之一變雖外國入肄

業及武臣輩亦津津受學不已歲辛丑會九廟災有旨  
兩京文武大臣着自陳時政闕失故事諸大臣多惶懼  
引罪自解先生乃惓惓於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  
高宗反妖為祥之說語甚懇切已遂落職間住先生乃  
遍遊金焦張公洞玉女潭諸勝既歸遂卜築東陽行窩  
四方學者日衆王夫人既卒中饋失助先生始議繼室  
壬寅五月娶今夫人李氏癸卯春遊衡嶽登嶽麓諸峯  
謁諸先正祠有南嶽風詠稿歸歷攸邑聚講金仙洞先

生自以身棄草莽不得進輔天子弼亮左右所藉以明  
已志而酬上恩惟有培養人才講明學術為生平實際  
每歲出會青原白鷺郡中諸賢先後來集已同志又建  
連山復真書院先生歲主教其中其在各邑以企撫虔  
南昌袁廣江浙徽寧諸郡或一至再至未有厭倦至赴  
冲玄齊雲象山廬嶽天真諸會動經數月其答同志企  
門人問辯皆隨器成就因事辯晰其言明白簡易學者  
多所啟悟前後會語俱載集中歲庚戌先生屆六十九

邑士大夫以及門生親識俱赴復古書院為壽無慮千餘人先生家居既久凡邑有疾苦若恫瘝乃身如舉安福丈量則以一人呶呶其間不便者日為訕謗先生不少移節推危君嶽實克成其事百姓至今賴之所著有危君遺愛集序甲辰乙巳連歲大饑先生率諸子出粟賑贍其鄉又數為書請糶於郡邑乞發於當道甚至為粥以餉餓莩既又叛義倉歲計贏餘以贍宗戚鄉人貧窘不能自活者則多方恤憐之嘗率諸子企鄉人修建

橋梁躬自督勸至於清邑稅復沙米減額外機兵復水  
夫常數及議帶徵諸凡利於民者先生力贊有司致書  
懇於當道悉施行之鄉之父老子弟以及田野細氓無  
不陰德鄒氏至有籲天以祈報者諸子及孫前後以科  
第發身每捷至邑中人輒曰此為善之報也人或以橫  
逆相加惟閉門講授若不知聞平居無他嗜好每與客  
延坐和氣盎然可掬徃來與諸子諸孫書惟惓惓勉以  
問學於世之富貴利達泊如也季子善自丙辰登第歷



刑部郎中庚申以考績奉特恩先生復原職致仕母夫人俱進贈封恭人是歲先生壽七十海內士大夫仕於朝食於家者咸肅幣陳辭以獻祝誦視昔有加辛酉善奉命恤刑湖廣便道歸省先生深以欽恤民命戒之士戊九月先生寢疾邑之髦倪交籲奔禱諸子諸孫咸侍先生惓惓以毋侵人產毋縱家人生事毋傷骨肉和氣為訓疾之先月猶與同志大會復真書院發明言行合一之旨愈加緊切至十一月九日王龍溪畿至自浙入

問疾先生拱手以別次日疾亟命義美扶坐正衣冠端  
然而逝訃聞通邑大夫士民奔哭於堂深山窮谷不能  
至者皆會哭於其鄉諸生依各書院為位朝夕奠哭其  
在各邑亦然嗚呼先生可謂有始有終完名全歸者矣  
王夫人出嘉溪少叅公理孫女有賢行事載念菴羅公  
所為誌中李夫人出瓜畚巨族子五人長義癸卯江西  
鄉薦美辛酉順天鄉薦俱入高等次善由乙卯鄉薦尋  
登進士歷今官俱王恭人出次養次蓋俱李恭人出義

娶廬陵黃氏提督僉事國用女美初娶王氏御史文女  
繼娶周氏善娶臨川陳氏禮部郎中九川女養聘劉氏  
員外郎文孫女蓋聘伍氏同知宇女女三人長適劉方  
伯佐子紹藩太學生次適廬陵楊少叅儲子應禎幼許  
聘今吏部侍郎萬安朱公子維京孫男十一人德源德  
濬俱邑諸生德涵戊午中江西鄉薦德溥德溫德治德  
泳德濟德洙德汴德澡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主庚京  
立唐玄庸衮曾孫女二人娶聘俱名族先生既卒之數

月諸子惶惶經營葬事乃獲地於同里白竹陂之原期以甲子閏二月甲申襄事先期義等相率肅贄稽首泣謂儀望曰先大夫葬且有期純德純行不可殫述願吾子狀其實將請銘於當時鉅儒予惶懼力辭不獲乃謹按年譜次第書之卒乃申言曰嗟乎斯道在天地間自孔孟旣沒異端蜂起性命之精寢微寢滅至宋周程氏起而吾道正脉復有指歸乃再傳而門人私淑者互持所見競立門戶而異議遂紛然矣迄至我明陽明王公

勃起於困踣顛躓力求本心乃恍然特悟於致良知一  
脉以為直接千古聖門不傳之秘於是海內學者翕然  
歸之顧王公所言良知明白直截言下立悟於是習聞  
其說者立以聖人為必可至其於躬行實踐多所缺畧  
平昔所稱高明穎達又多從意見悟入各持所得以授  
學者甚者叅以老佛之說自以為得良知妙悟嗟乎二  
氏之教先儒以為闢之甚難溺之甚易吾輩乃又從史  
之若云與吾道互相發明何其悖也先生蚤歲博極羣

書自六經子史以及百家一經誦習終身不忘弱冠登第即以文章氣節命一時然自度臺一見王公遂盡棄舊學終身師事其說平日著為文章發為述答自六經學庸語孟之外惟元公聖學篇純公定性書亟為學者稱之今觀先生語錄如跋大學古本企或問一篇其於王公之學極相發明至論寂感則云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開歛故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器則云就其不可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為道就

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為器今人却以無形為道  
有形為器論良知則云昔見陽明先師時便知從良知  
上致只是認得良知粗了故包漫世情倚靠聞見懸想  
精蘊終於潔潔淨淨處未肯着實洗刷論真性超脫雖  
從無極太極悟入則云悟得此意只在二氣五行流連  
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  
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論聖學則云天

命之性純粹至善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徃徃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汙不賴聞見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在著述繼徃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於洗心神明處尚隔幾層論費隱則云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觀諸天道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而於穆無言萬古如一日吾輩知費而隱隱而費則日用云為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論克已復禮則云以非禮



為己之私則可以己為私欲則禮安頓在何處故克己復禮即是修己以敬天下歸仁即是安人安百姓論性善則云形色天性通一無二以盡性而言性即是氣以踐形而言氣即是性嗚呼斯道之傳自濂洛以還諸儒之說具在其脉絡指歸互有出入求如先生之言明白痛切至當歸一蓋亦罕矣蓋先生之學指受雖有所自至其深造自得彌老而篤則今之學者莫能至也海內之士謂陽明王公之學所賴以不墜者先生之功為大

誠知言矣先生有集數十卷大要主於扶天常植人紀  
不立異以駭俗不銜竒以釣世蓋其胸次豁達精神瑩  
澈恢恢然脫去藩籬洞徹人我其切磋善類接引後學  
涵以和氣溫以春風潤以時雨故凡海內及門之徒一  
見先生傾心景慕退則同聲而和曰先生今之程伯子  
也夫古之君子懷才抱德患不得遇休時而際明主先  
生自正德登第逡巡館職屢進屢退彼其時勢艱危年  
資未至其引而退避亦其宜也今上以明聖睿武御極

餘四十年先生夙負重望主上素知其名然自嘉靖初復還史局尋以議禮貶逐再宮洗以上聖功圖不合暨官祭酒教國學四方學者嚮風景從乃復以自陳間住先生自遭廢家居踰二十年前後薦者無慮數十輩而卒莫能用豈其汲引者未至耶抑先生所遭蓋有數存焉而非人力所能與者予觀明道在當時遭遇神宗欲用之者數矣乃累以諫諍不合時事卒為執政所扼企後有登對者至自洛神宗輒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

士其注意如此然竟莫之用也以今先生觀之其與淳公出處可謂先後一轍矣豈非天哉先生平昔交遊多海內鉅儒長者而在吾郡十居其三及門之徒亦多以文章節誼自表見前後躋膺仕樹功業者亦十數輩若夫先生平生履歷及所論著他日自當書於太史播於金石儀望竊以得於先生一二大者僭為論次以俟立言者採擇焉隆慶元年奉特恩追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恭蓋異數云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卷六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四